

今年初春，我在北仑中医院住院二十余天。认识了住同一病房、来自春晓的一位阿婆以及她的两个女儿。阿婆睡在 38 床，有两个女儿做陪护，大的五十多岁，叫阿萍；小的四十岁出零，叫阿丽。两个女儿壮实勤快，给娘按摩擦洗喂食物，一刻也不停歇。白天，如果娘不声不响睡上两三个小时，两人就分站床头两端，“阿妇（本地话中对母亲的称谓）、阿妇”的呼唤着，直到把娘喊醒。阿萍说：阿妇，分田到户后的那一年，你在晒谷场上唱走书，几十个人都来听。你还记得？会唱吗？娘模模糊糊“唔”一声。阿丽就发声唱起来：天上银河星连呀格星，高山松柏根啊连根……

反复地唱，终于把娘引进来一起唱，还唱得很好听，略带沙音，宽厚，婉转。

看这阿婆，七十好几了。我问，得的什么病？阿丽说：高血压、心脏病，还有糖尿病。这次是脑中风，险些不行了，赶快送来住院，已住了一个多月，现在好多了。

阿萍说：阿姐，烦着你了。我说不要紧。生病住院，还是唱唱笑笑开心点。

阿萍阿丽就又俯身在娘的枕头两边：阿妇！阿妇会唱走书了！一点没忘记，唱得真好听……两姐妹又是笑又是叫。

阿萍又对我说：阿姐，从前，我阿妇做人吃了多少苦呵。十五岁就出嫁，小小年纪上山砍柴下田拔秧割稻，又要养小人。后来，她又挑担做小生意，去“下山”（舟山海岛）贩海货，换年糕熬大米。那年头，做小生意也算“犯法”，阿妇没少被抓被关货物被没收。改革开放后，区里派

春晓阿婆

□ 叶予之

来的技术员，手把手教阿妇勾花秧割苞头，阿妇靠种花木才挣了一些钱，后来又开起了一家小店，阿妇总算过上了好日子。可是近四五年来却得了这几样毛病，阿妇不肯来医，我和阿弟阿妹三人一定要把阿妇的毛病看好，让阿爸阿妇长命百岁活着享后福！老底子我们三山人多少穷，这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政策好，近几年春晓开发势头猛，我们种花木都挣了钱，农民看病也有医保，这儿医生又多少好！阿姐，你说阿妇毛病肯定会好？

我用力地点点头。这时睡在我右边 40 床上平时不太言声的老太也附和：现在介好时势，你阿妇毛病肯定会好！

阿丽说：我阿哥在沈阳开花店，卖花木。他也要过来陪阿妇，我们不让他来。

医生确实对阿婆治疗耐心仔细。那个高大和气的华医生更是勤来看望，随时观察她的病情变化。一次，华医生说：情况很好，可增加些营养，吃些清蒸鱼或鱼汤和瘦肉汤；酸奶、柑桔和少量苹果都可以吃。

阿丽回家拿衣服，顺便烧些菜带来。阿萍乐坏了，跑进跑出，去街上买鱼买肉，拿到快餐店加工烧熟。

给娘喝鱼汤，饭后又是用羹调刮苹果，又是喂娘喝酸奶。想是一下子吃太多了，娘的大便接二连三地出来。阿萍跪在床上，为娘擦洗收拾。刚搞好又出

来，她顾不上吃饭，搞了好几小时。幸好阿丽回来了，一起帮忙。

忙完后，阿婆倒很清醒。说：阿萍阿丽，这会正是种花时节，花秧怕有一筷长了，已经太长了，你俩都回家去种花。阿妇也不医了，也出院回家去，快把医生去叫来！阿妇做人苦吃过，福也享过。你外婆不到六十就走了，阿妇快奔八十，走也算长命了，就是不能拖累你们两姐妹……

两姐妹的眼泪流下来，赶紧拦住娘的话头：阿妇，不要讲！医生说过，你要开心，充满信心，毛病肯定会好！你走了，我们做囡的做人也没趣。阿妇，你讲过，从前外婆生病多可怜，东借西借借不到钱，不能医，眼睁睁看着外婆走……阿妇，现在钞票随你用，你银行里存着的还没动过，都是安康从沈阳汇过来的。我们两个囡也为你准备着……

前面说到外婆时，做娘的已在伤心地呜呜哭起来了。我见状，忙劝慰。劝了一会，三人才止住哭，阿婆也不提出院的事了。

阿萍悄悄跟我讲过，为了服侍阿妇，姐妹俩把家和花地都扔给了老公，存心今年的花木钱少挣点。阿萍有两个儿子，已造好两幢楼房；阿丽一个儿子上大学毕业后在北仑工作，也在北仑城区买好了房子。只要阿妇毛病好，损失点钞票心不烦。

当我要出院的那几天里，医生说

春晓阿婆的身体也已基本恢复正常，也可回家去静养调理。阿婆笑呵呵地说：谢谢华医生！谢谢陈护士小姐……

两个女儿忙说：又说错了，想想看，咋讲？

阿婆像小孩一样忙改正：谢谢所有医生，所有护士小姐！救了我性命！

一时间，病房里充满了欢乐的笑声。40 床的老太也开心地笑起来。

二十余天的朝夕相处，直爽厚厚的两姐妹已和我很亲热，也无话不谈。她们决定让娘和我同一天出院。

要出院的头天晚上，我睡不着。阿婆和与她同睡一床的阿萍也在小声说话。阿萍说她已把上幼儿园的孙子交给亲家母管，要爹娘上她家去住，她会照顾。娘说：你还要抬（娶）小媳妇，正要种花木挣钱，不去住！阿萍说：抬小媳妇的钱早就有了，银行里存着……

白天，我已听阿丽说过要爹娘去她家住的几条理由。我真为她们现今的好生活感叹，也为她们的孝心感动。

要分别了，姐妹俩拉着我的手依依不舍。阿姐，我们在外面再见了！后生们有辆小汽车，以后接你去春晓我们家看看……

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阿婆回家后，身体能越来越健康。我以后真的要去看看春晓的新面貌，看看阿婆和她女儿们的美好新生活！

开发兴热土 成果惠民生

征文

主办：北仑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宁波日报开发导刊编辑部

承办：北仑作家协会
《港城文脉》编辑部

杜鹃花

■ 心海拾贝 □ 郑雪雅

四月，是杜鹃花盛开的时节。杜鹃花，又叫映山红，我们家乡叫它“癞头花”。它是我们家乡最平常的山花，盛放在山谷林间，云蒸霞蔚，摇曳生姿。

四月的天气，大地回暖，万木葱茏，到处泛着浓浓的绿意。双休日，去家乡附近的瑞岩寺游玩。远望瑞岩寺周边的山坡上，一簇簇一朵朵杜鹃花热烈地绽放着。

当走近山坡，一大片的杜鹃花在我眼前出现的时候，我只觉得自己的一双眼睛简直不够用，不知道该看哪儿才好。那一朵朵开放的“小喇叭”，有桃红的，有紫红的，有粉色的。无数娇艳的花儿让寂静的山谷一下子变得温情而诗意起来，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情致与味道。山因花而妖娆，花因山更灿烂。“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电影《闪闪的红星》里面的那段插曲已然在耳边回响。

满山坡的杜鹃花汇成了一片花的海洋，每一朵花都傲然、独立地绽放在纤细的枝头，用怒放的生命点缀着春天的山脉。杜鹃花的生命力似乎都特别强，它们在山坡上生长，也可以在悬崖峭壁上生根。因为杜鹃花没有香味，所以尽管花满沟壑花满山坡，却少有蜜蜂和蝴蝶光顾。

置身在花丛，让人的心里了也平添了许多浪漫的情愫，不由得令我浮想联翩：花是妩媚的，花是绚丽的，但是此花却与别花不同。它们虽不芳香，但是却没有谁会将它们遗忘；它们虽普通平凡，但是却让我们心生敬意。

“何须名苑看春风，一路山花不负负。日日锦江呈锦样，清溪倒照映山红”。杜鹃花，美丽的杜鹃，让我们的家乡有了一片最美、最绚丽的春光。

追逐时光

顾国和外国语学校外二（1）班 方圆

时光，无论我怎样用力地去追赶它，总会被它狼狈地甩下，那可望而不可及的“身影”给了我太多的畏惧、怨恨与无奈，我还有一丝无力的不甘。

从小我就是个没有时间概念的人。也许真的是所谓天生的吧，一年级时不会看表，三年级时不会算日期，五年级对钟表问题一窍不通。

时针转一圈，分针会怎样？分针转一圈呢？过几分钟时针和分针重合？

头开始痛，一把拽过手表，拼命地转着分针和时针。手表很坚强，转了N圈都没有坏，我的脑子很不坚强，仅仅几圈工夫就晕头转向。

伏在书桌上，开始充分发挥想象。某某说过的，时间过得很快的，好像是真的挺快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针与时针的重合就是一个很短的刹那，可以忽略掉。可是很长的时光也是由很多个刹那组成的啊？那我怎么办？

这该练习明天要交的，可不能这样胡思乱想了，冷静下来重新思考分针该如何追上时针的问题，是慢慢晃还是

要快快跑？好像……又偏了。

好了，继续，讲讲我对时间怎么个没概念。我想如果不是有人来催我，捧着一本小说我就可以从深夜读到黎明，蜷在被窝里就可以从晚上开始一直到第二天正午艳阳高照。对于时光流逝的感觉只属于好孩子，痛不到我。

但是，当小学毕业的那一刻措手不及地到来，却真切地痛到了我，我在留言本上写了很多的对老师、同学的不舍。但那天，6月22日，走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想，六年就像一个眨眼，而这辈子有几个六年？又有几个眨眼的瞬间？这是之前从未想过的一个问题。当时它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而可悲的是我却无法回答自己。

我理着凌乱的思绪，不如说是凌乱的思绪正缠绕着我。好像不久之前，我还在发烫的马路边撑开一把伞，伞柄的突

口挂到指间，那种暗暗的疼痛还在一张一合着，突然地又迎来了新年的第一场雪，服装店裹上了厚厚的有着亮丽色彩与温暖质地的清一色的棉袄和羽绒服……

时光原来是很破碎很恍惚的东西。

在时光的河流上，我究竟是该好好地回忆，该用力地去记住两岸的风景，还是迎着激流奋力赶上？

我不明白。也许我真的是个太贪心的人。明明不肯付出，却又奢求着什么。

还是说时光欺骗了我？

如果，如果说真的会有如果，我能追上时光匆匆的脚

步，与它并肩而行么？

抬起头，诧然，时针与分针正好重合。分针追上了时针，它既不是慢慢地晃也没有快地地跑。它只不过在稳稳地走！

奶奶家的小花猫

华山小学 201 班 贺瑜

奶奶家养了一只小猫，黑色的皮毛，圆圆的脸蛋上嵌着两双敏锐的眼睛，两只尖尖的小耳朵总是耸立着，几根又细又长的胡须特别引人注目，这是它抓老鼠时用来测量洞口的。

每次去奶奶家，小猫总会冲出门来迎接我们，用舌头不停地来舔我的裤脚。白天它总是眯着眼睛爱睡懒觉，可别说是它懒，因为夜里它还要去捉老鼠呢！有一次，我们正在吃晚饭，小猫跑过来，围在桌子边“喵喵喵”地叫个不停。我以为它肚子饿了，想吃鱼了，于是就扔了个鱼头给它。它不但没吃，还叫得更凶了。我低头一看，原来在我的脚边正蹲着一只半死不活的小老鼠呢。这也难怪小猫了，它原来是向我们报告喜讯的。

这就是我奶奶家可爱的小花猫。

城市书屋

■ 热土风情

□ 石志藏

春临港城，美丽的海韵公园桃红柳绿，万木更新，煞是好看。

这个时节，位于公园中心位置的一幢尖顶红瓦白墙颇有异国风格的建筑，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城市书屋”。

海韵公园曾经是承包出去的，入园游览要买门票，城市书屋当初则是咖啡厅兼茶室，是承包者创收的经营场所之一。后来，海韵公园和中河边另外三个公园一道成为城区居民日常生活中休闲和健身活动的场所，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了，这是一件颇得民心的好事，于是城区居民及游人进出公园如出入自家花园般方便。

那天，有位文友打电话告诉我，海韵公园内又有惠民举措，有家城市书屋每天下午及晚上免费向市民开放，图书报刊品种丰富，值得一去。

第二天正好是双休日，下午我第一次踏进了城市书屋。

冬日的暖阳下，来到城市书屋，里面显得温馨。书屋不大，但室内整洁有序，书橱及阅览桌靠墙摆放，留出中央空间。很多读者正在埋头看书报，有的还拿着笔和纸在“沙沙”记着。城市书屋还设有专门的书橱，陈列着北仑本地作者发表或出版的文学作品，成为书屋的一个亮点。临近春节，书屋的四周墙面上，挂着一幅幅春联。管理员小闫告诉我，这里不仅是书屋，而且还是区书法家协会会员和海棠社区业余文艺团队“海棠诗社”社员的活动基地，前两天，刚刚举办过活动，所以会员们在书屋四周留下了“墨宝”。小闫知道我是文学

写作爱好者，又是作家协会的会员，就建议我请城区的作家朋友多来书屋阅读或举办沙龙，我笑着答应了。

那天，城市书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第一印象，再加上书屋离我家又近，只要穿过中河路就可到达。以后的晚上，只要我有空或外出散步，总喜欢到那里坐坐，读读书，看看报，常常碰到老朋友，同时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

来自西安的老刘是城市书屋的“常客”，去年退休后，他到北仑和在这里工作的儿子住在一起。老刘平时喜欢读书看报，因此，他几乎天天都来书屋，一天不来，老刘的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

张老师是中学的语文教师，家住附近，饭后外出散步，他也忘不了城市书屋，他说来公园经过书屋，脚步会不由自主地往书屋挪，因晚上要批改学生作业，不能久留，就翻几份报纸过过瘾。

星期天的时候，学生们也来书屋，几个女学生聚在一起，边看边“嘤嘤”地议论书上的文章，就像蜜蜂在采蜜……

后来，我约请了家住北仑城区的十多位文学朋友，在城市书屋举办了一次“文学沙龙”活动，看书读报畅谈……大家很高兴地说，城区还有这么一个好地方，以后一定要多来坐坐。

夜晚的城市书屋更赋魅力，在树影婆娑的公园中，书屋四周窗户散发出来的橙黄色的灯火，可谓别具一景。

春光中的海韵公园里呈现出万紫千红的景象，这里充满了草香、花香，还有书香……

潘天寿

■ 诗海浪花

□ 荣 荣

我的叙述 始于名叫冠庄的村庄
它有质朴的心 厚厚的肺
坚硬的骨路
它有绕树三匝的刚山柔水
一个慷慨的长者
从它的肺腑里掏出全部颜色
铺就他血液和肌肉里原始的底色

我的叙述 始于那座雷婆塔峰
始于它的突兀嶙峋 聪颖灵秀
始于它的疏枝密影 碧波千仞
在那里 他第一次望见了未来之路
从此高山流水 家乡千里

我的叙述
始于一个渐行渐远的身影
这个终生的跋涉者
背囊里装着山水绝句 性情文章

一双脚用来丈量群峰
走得如此之快
像要赶着节气开满树的花
结满树的果
将俗世远远甩在了后面

走着走着路就深了天就宽了
走着走着他就走到了云端
尘埃向下落定 众人仰头看他
看他张狂绽放中的清丽 率真
看得十分骨气十分才学
看一幅天地立轴 鬼斧神工

然后 我要提到那些石头
看得见的坚硬
看不见的陡峭一块 又一块
他几乎掏出了伟岸肉身里的
全部钙质

吧？本小姐可是搞艺术的。

什么？你想吃我做的饭？你这是咋想出来的，本人可是专业设计高楼大厦的，怎么能围着灶台转呢？

两人越争声调越高，很快就闹崩了。一气之下，芝荷含着泪花回了娘家；天竹起床后也折回了父母住地。

双方的父母闻听儿女的诉说，气不打一处来。

“郭老板，你是怎么教育女儿的，都嫁人了，连个做饭的思想准备都没有？还骂我儿子脑子进水想歪了，真是岂有此理，不讲道理！”李局长撸起电话，把郭老板训导了一顿。

那边郭老板反唇相讥：“李局长，你这个当公仆的是怎么教育子女的？爱祖国、爱人民，首先得爱老婆都不明白，还娶什么妻子？我女儿是咱家掌上明珠，可不是来你家做保姆的！”

嗨，两亲家都自以为是，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并一致认定这桩婚姻办得过于仓促，什么天作之合，纯属扯蛋。

次日起，为解决吃饭问题，天竹、芝荷便回到各自的父母家中居住，一段日子后，两人分道扬镳。

风

华山小学 201 班 郭 宇

风来了，
风把雨伞吹反了，
风藏在吹反的雨伞里。

风来了，
风把小草吹弯了，
风藏在吹弯的小草里。

风来了，
风把烟雾吹得乐陶陶，
风藏在乐陶陶的烟雾里。

风来了，
风把蜡烛吹灭了，
风藏在吹灭的蜡烛里。

初航

WISDOM ENGLISH
威士敦英语

协办

全外教·小班化 Tel: 8696 2222